

铁凝文集 3

六月的话题

骨头的拍打
色变遭遇礼拜八
灶火的故事

铁凝

铁 凝 文 集

六月的话题

江苏文艺出版社

六月的话题

作 者: 铁 凝

责任编辑: 汪修荣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海印刷厂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125 插页 2

字数: 360,000 199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0984-6 / I · 934

定 价: 1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写在卷首

《六月的话题》这卷全部是短篇小说。

我从自己的八十余个短篇小说里选出五十篇成此卷，又将它们按写作年月划为三辑：第一辑的十八篇小说基本上是九十年代的作品。在这一辑里，有读者已经熟悉、且被评论界不断叫好的《孕妇和牛》、《马路动作》、《砸骨头》、《遭遇礼拜八》等，也有我刚刚完成的《小黄米的故事》和《沙果》。第二辑的作品大多写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其中《四季歌》是这辑作品中最短的一篇。我把《四季歌》放在第二辑首位，是因为当我今天重读十年前的这个短篇时，它传达出的那种善意的警醒和固执的透亮仍然让我有种心碎的感动。再过十年我的有些小说可能不再使我喜欢，但我猜我对《四季歌》的感觉还会一如从前。第三辑的小说写于八十年代初期。在这一辑的十四篇作品里，包括了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两篇作品《哦，香雪》、《六月的话题》。与这两个被无数次转载、且拍成电影和电视剧的小说相比，我却更愿意把《灶火的故事》排在第一位。我对于《灶火的故事》的感情也

许应该追溯到那个写作它的年代——一九七九年。我以为《哦，香雪》固然清纯、秀丽，《六月的话题》固然机智、俏皮，但《灶火的故事》的写作才是我对人性和人的生存价值初次所作的坦白而又真挚的探究；才是我对以主人公灶火为代表的一大批处在时代边远地带的活生生的人群，初次的满怀爱意的打量。尽管它明显地带着那时我经营短篇小说的不甚地道的章法，但它对于我八十年代之后的写作，具有我在同时期的其他小说都无法替代的意义。在这个短篇小说里，我初次有了“犯规”的意向，向主人公那一辈子生活在“原则”里的生活提出质疑。这意向在当时尚处于自发的朦胧阶段，但这次的实践毕竟使我开始思考：在你的写作中懂得并且有力量“犯规”和懂得并且善于遵守规矩同样重要。

我还想告诉读者，当我着手编辑我的五卷本文集时，这卷特别由短篇组成的《六月的话题》尤其让我在意，这大约源于我对短篇小说近乎偏执的喜爱。我的写作是从短篇小说开始的，短篇小说锻炼了我思维的弹性跳跃和用笔的节制。我从不认为写作短篇是营造长篇的过渡和准备。我一直试图以我的实践来证明短篇小说的独立价值。即使在时代的物欲和功利色彩愈加鲜明的关头，即使在短篇小说常常作为陪衬和偿还编辑的“感情文债”的今天，我仍然愿意奋不顾身地以短篇小说的方式磨砺自己的心灵和笔。短篇小说好似体操项目中的吊环和平衡木，吊环和平衡木给运动员提供的条件较之其他项目更为苛刻，但那些技艺不凡的健将却能在极为有限的场地翻跃、腾飞，创造出观众意想不到的潇洒和美。短篇小说是一种挑战，它就像吊环和平衡木对于运动员那样，不给你犯错误的机会，也让你没有改正错误的可能。因此短篇

小说也是一种诱惑。我甚至不断以一位美国作家的话给短篇小说助威，他说他终生喜欢短篇小说，是因为人生本不是一部长篇，而是一连串的短篇。我亦在一些文字里表述过我对于短篇小说的看重，我说：“我看重的是好的短篇给予人的那种猝不及防之感：在滞缓、恒久的巨大背景前后，正是不同的人在上演着同一剧目的不同片断，走马灯似的。好的短篇正在于它能够把这些片断弄得叫人无言以对，精彩得叫你猝不及防，因为世界上本不存在一气呵成的人生，我们看到的他人和自己，其实都是自己和他人的片断。或者再精彩的小说，你读过之后愣愣神儿，也会说一句：不过如此。的确不过如此，人生本来如此。重要的在于你毕竟被那猝不及防的精彩迷惑过，不过如此的人生，是不可以没有片刻的迷惑，片刻的忘情的，甚至于片刻的受骗。”

当我写作长篇小说时，我经常想到的两个字是“命运”；当我写作中篇小说时，我经常想到的两个字是“故事”；当我写作短篇小说时，我想得最多的两个字是“景象”。

我并不想强迫读者一定接受多年来我以短篇的形式表述出的那些人生景象，但读者的存在却能叫我随时都清晰地意识到，我应该以何样的本领把我心中的一万种景象呈现给我的读者。

铁 凝

1996年元月



· 铁凝 1991年5月在“青创会”上

铁凝文集

1. 青草垛

(中篇小说卷)

2. 埋人

(中篇小说卷)

3. 六月的话题

(短篇小说卷)

4. 玫瑰门

(长篇小说卷)

5. 女人的白夜

(散文卷)

11/22/04

责任编辑：汪修荣
封面摄影：铁扬
装帧创意：铁扬
电脑制作：刘伟

目 录

第一辑

孕妇和牛	3
笛声悠扬	10
砸骨头	20
马路动作	28
世界	38
小黄米的故事	42
沙果	54
遭遇礼拜八	58
遭遇凤凰台	71
哀悼在大年初二	81
法人马婵娟	94
棺材的故事	101
峡谷歌星	110

大妮子和她的大披肩	120
甜蜜的拍打	128
唇裂	136
我和王君之间	145
我的失踪	149

第二辑

四季歌	161
晚钟	168
近的太阳	176
色变	187
死刑	197
来了，走了	206
三丑爷	218
老丑爷	225
灯之旅	233
浮动	240
醉年	247
豁口	256
胭脂湖	266
银庙	276
错落有致	287
信之谜	296
请你相信	304

无忧之梦	311
------------	-----

第三辑

灶火的故事	323
哦，香雪	346
六月的话题	358
那不是眉豆花	364
穿过大街和小巷	385
东山下的风景	398
月亮伴星星	417
杯水风波	422
两个秋天	430
明日芒种	439
一片洁白	448
短歌	457
罗薇来了	466
意外	473

第一辑

孕妇和牛

孕妇牵着牛从集上回来，在通向村子的土路上走。

节气已过霜降，午后的太阳照耀着平坦的原野，干净又暖和。孕妇信手撒开缰绳，好让牛自在。缰绳一撒，孕妇也自在起来，无牵挂地摆动着两条健壮的胳膊。她的肚子已经很明显地隆起，把碎花薄棉袄的前襟支起来老高。这使她的行走带出了一种气势，像个雄赳赳的将军。

牛与孕妇若即若离，当它拐进麦地歪起脖子啃麦苗时，孕妇才唤一声：“黑，出来。”

黑是牛的名字，牛却是黄色的。

黑迟迟不肯离开麦地，孕妇就恼了：“黑！”她喝道。她的吆喝在寂静的旷野显得悠长，传得很远，好似正和远处的熟人打着亲热的招呼：“嘿！”

远处没有别人，黑只好独自响应孕妇这恼，它忙着又啃两口，才溜出麦地，拐上了正道。

远处已经出现了那座白色的牌楼。穿过牌楼，家就不远了。四下里是如此的旷达，那气派、堂皇的汉白玉牌楼宛若从天而降，突

然矗立在大地上，让人毫无准备。即使对这牌楼望了一辈子的老人，每逢看见蓝天下这耀眼的存在，仍不免有种突然的感觉。

孕妇遥望着牌楼，心想多亏我嫁到了这儿啊。每回见到牌楼，孕妇都不免感叹她的出嫁。

孕妇的娘家在山里，山里的日子不如山前的平原。可孕妇长得俊。俊就是财富，俊就叫人觉得日子有奔头儿。孕妇的爹娘供不起闺女上学，却也不叫她做粗活儿，什么好吃的都尽着她，仿佛在武装一个能献得出手的宝贝。他们一心一意要送这宝贝出山，到富裕的平原去见他们终生也见不着的世面。

孕妇终于嫁到了山前。她的婆婆自豪地给她讲解这里的好风水：这地盘本是清朝一个王爷的坟茔，王爷的陵墓就在村北，那白花花的大牌楼就属于那个王爷。孕妇并不知王爷是多大的官，也不知清朝距离今天有多么远，可她见过了坟墓和牌楼。墓早已被盗，只剩了一个盆样的大坑，坑里是疯长的荒草和碎砖烂瓦。孕妇站在坑边，望着坑底那些阴沉的青砖想着，多亏我嫁到了这儿呵。这大坑原本也是富贵的象征，里边的宝贝虽已被盗贼劫空，可它毕竟盛过宝贝。这坑、这牌楼保佑了这地方的富庶，这就是风水。

孕妇在这风水宝地过着舒心的日子，人更俊了。没有村人敢耻笑她那生硬的山里口音。公婆和丈夫待她很好，丈夫常说，为了媳妇，什么钱多他就干什么。如今的城市需要各式各样的高楼大厦，农闲时丈夫就随建筑队进城作工。婆婆搬过来与孕妇就伴儿，净给她沏红糖水喝。红糖水把孕妇的嘴唇弄得湿漉漉地红，人就异常地新鲜。婆婆逢人便夸儿媳：“俊得少有！”

孕妇怀孕了，越发显得娇贵，越发任性愿意出去走走。她爱赶集，不是为了买什么，而是为了什么都看看。婆婆总是牵出黑来让孕妇骑，怕孕妇累着身子。

黑也怀了孕啊，孕妇想。但她接过了缰绳，她愿意在空荡的

路上有黑作伴儿。她和它各自怀着一个生命仿佛有点儿同病相怜，又有点儿共同的自豪感。于是，她们一块儿腆着骄傲的肚子上了路。

孕妇从不骑黑，走快走慢也由着黑的性儿。初到平原，孕妇眼前十分地开阔；住久了平原，孕妇眼里又多了些寂寞。住在山里望不出山去，眼光就短；可平原的尽头又是些什么呢？孕妇走着想着，只觉得她是一辈子也走不到平原的尽头了。当她走得实在沉闷才冷不丁叫一声：“黑——呀！”她夸张地拖着长声，把专心走路的黑弄得挺惊愕。黑停下来，拿无比温顺的大眼瞪着孕妇，而孕妇早已走到它前头去了，四周空无一人。黑直着脖子笨拙而又急忙地往前赶，却发现孕妇又落在了它的身后。于是孕妇无声地乐了，“黑——呀！”她轻轻地叹着，平原顿时热闹起来。孕妇给自己造出来一点儿热闹，觉得太阳底下就不仅是她和黑闲散地走，还有她的叫嚷，她的肚子响亮的蠕动，还有黑的笨手笨脚。

像往常一样，孕妇从集上空手而归，伙同着黑慢慢走近了那牌楼，太阳的光芒渐渐柔和下来，涂抹着孕妇有些浮肿的脸，涂抹着她那蒙着一层小汗珠的鼻尖，她的鼻子看上去很晶莹。远处依稀出现了三三两两的黑点，是那些放学归来的孩子。孕妇累了。每当她看见在地上跑跳着的孩子，就觉出身上累。这累源于她那沉重的肚子，她觉得实在是这肚子跟她一起受了累，或者，干脆就是肚里的孩子在受累。她双手托住肚子直奔躺在路边的那块石碑，好让这肚子歇歇。孕妇在石碑上坐下，黑又信步走去了麦地闲逛。

这巨大的石碑也属于那个王爷，从前被同样巨大的石鱼驮在背上，与那白色的牌楼遥相呼应。后来这石碑让一些城里来的粗暴的年轻人给推倒了。孕妇听婆婆说过，那些年轻人也曾经想推倒那堂皇的牌楼，推不动，就合计着用炸药。婆婆的爹率领着村人给那些青年下了跪，牌楼保住了。那石碑却再也没有立起来。